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一截藕的南國心事

葉正尹

九月南國的正午，日頭依然毒辣。池塘的水被曬得發燙，水面浮著半枯的荷葉，邊緣枯黃，干縮著卷起了邊，葉心還留著一點殘綠。風從田埂那邊吹過來，裹著稻茬和泥土的氣息，熱烘烘的，粘在皮膚上不願離開。

而就在這片浪漫的水面之下，淤泥深處，一截蓮藕正靜靜地躺在清涼裡。

它不知道自己還要埋多久，只感覺四周越來越緊實，水分越來越飽滿，恍若在不動聲色地填滿一個沉默的約定。

整個夏天，它聽過太多贊美了。從六月第一朵荷花冒出來，游人的相機就沒停過；七月荷花開得最盛，村裡的孩子劃著木盆采蓮蓬，笑聲濺得滿塘都是。它那時候還很細瘦，蜷在泥裡，連光線都透不進來。

偶爾有根荷梗被折斷，缺口處漏進一縷渾濁的光，它就借著那片刻的亮，多看幾眼頭頂熱鬧的世界。但它從沒覺得委屈。它知道自己和花不一樣，花是給別人看的，藕是留給日子的。

入秋以後，池塘漸漸安靜了。花謝了，蓮蓬空了，蜻蜓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幾只。

只有挖藕人偶爾扛著鐵鍬從塘埂上走過，目光掃過水面，心裡盤算著時候。

藕知道，自己的時辰近了。它不慌張，反倒覺得踏實。這一

年裡，它把南方夏日的雨水、悶熱、雷電，都一點點收進自己的身體，沉淀成淀粉和清甜，留下的全是干干淨淨的白。

其實它也在等。等一場像樣的秋雨，把塘泥泡軟；等塘水慢慢轉涼，等到自己被人從泥裡請出來，不再受正午暑氣的侵擾。它從沒想過要永遠留在這片淤泥裡，但也舍不得走得太快。畢竟這裡的每一條根須，都連過荷花的莖、連過蓮蓬的柄，連過六月那場突如其來的雷陣雨，連過一個南國水鄉再普通不過的夏天。它生有九孔，孔裡裝的不是什麼秘密，全是這些瑣碎而綿長的往事。它知道，被人惦記著挖走，也是一件體面的事。

所以當鐵鍬切進泥土，當那雙手順著荷梗探下來，摸到它的脊背時，它輕輕鬆了勁。它順著那人手掌的力度，一截一截從黑暗中抽出身來。水花濺起，泥漿順著潔白的藕身滑落，陽光第一次完整地照在它身上。它有些晃眼，但心裡是歡喜的，因為這個九月終究沒有辜負。

挖藕人把它舉起來掂了掂，笑了。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泥水，眼角的皺紋裡還嵌著沒洗淨的泥點。旁邊竹筐裡都躺了好幾截，個個粗壯白淨，像一彎彎剛從夢裡醒來的月牙。它們挨在一起，偶爾碰撞一下，發出沉悶而輕軟的聲音，仿佛在低聲說著只有彼此才懂的體己話。它們身上還帶著南國淤泥特有的濕潤氣息，沒有人再去驚動它們。

傍晚的風終於涼了些，吹過空曠的荷塘，吹過那根斷掉的荷梗，吹過筐裡安然躺著的藕節。遠處炊煙升起來，灶台已經燒熱了，只等著這一截藕，把積攢了一夏的滋味，一口一口煮進尋常人家的晚飯裡。

輕輕搖曳，像在說悄悄話。

望著那挨挨擠擠、潔白如雪的棉花，我的心中滿是新奇與興奮。母親幫我在腰間系上棉布袋，那是用一塊四方方的舊棉布對折起來後縫制的，袋口兩側各綴一根結實的長布條，用時往身前一圍，布條在身後系住打個結就可以了，摘下的棉花就往布袋裡塞，塞滿了去田埂上倒空，然後繼續回來摘。

母親教我采摘棉花的動作要領，抓摘棉花時要輕、穩、准，既要避免棉花粘上碎葉，又要保證棉絮纖維完整，要揀那些吐得徹底的、又干又蓬松的來摘，這樣的棉絮纖維長，韌性足。剛開始的時候，我的動作緩慢而又笨拙，總是會不小心遺漏一些棉花，或者用力過猛，扯斷了棉枝。漸漸地，我掌握了技巧，學著母親的樣子，小心地采摘棉花，將五指並攏，伸手探入已經裂開的棉桃中，拽住柔軟的一團，輕輕向外一扯，一朵完整的棉花便落在掌心。棉花拿在手裡，軟軟的、綿綿的、暖暖的，用鼻子輕輕一嗅，還有一股陽光的味道，給人一種愜意和舒服的感覺，每采摘一朵棉花，都仿佛是在收穫一份小小的喜悅。

母親是摘棉花的高手。她腰間系著碩大的布袋，目光專注，從一株棉轉移到另一株，只知道要盯緊這些在枝頭綻放的雲朵，彎曲的身影在棉壟間緩緩移動，只見她一會側身，一會低頭彎腰，兩只手靈巧地在

棉枝上不停翻飛，五根手指同時伸向盛開的花瓣，一團團棉花被輕輕摘下，動作輕柔得像在接引初雪，腰間的布袋漸漸鼓成小山，墜得她腰酸背痛，額頭沁滿細密的汗珠。她的手背被棉桃干癟堅硬的外殼劃出一道道血印，舊傷未好又添新傷，纏在指頭上的膠布從未斷過，可即便如此，她也始終沒有停下或放慢采摘的速度。被摘下來棉花，留下一個個空殼在枝上，每個殼上都有細細的線紋，條條線紋都記載著棉花成長的日子。

摘棉花的時候，也常有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，給我帶來驚喜和樂趣。有時是一只垂死掙扎的螞蚱，碧綠的身子在白棉團間跳上跳下；有時是一只慌不擇路的野兔，像是迷失在白雲深處，亂跑亂撞；偶爾還會碰到一兩只賊眉愣腦的地鼠，啃咬著別的莊稼往棉田的地穴裡運送。

母親把采摘的棉花運回家，均勻地攤在秫秸織箔上，猶如一朵大大的白雲落在院子裡，耀眼奪目，暖暖的秋陽把棉花裡殘存的最後一絲濕氣吸干，直到用牙輕輕一咬裡面的棉籽，聽到一聲嘎嘣響，就可以收起裝進棉花大包裡，堆在堂屋東間，像一座蓬松的小山，成為我休息和玩耍的樂園。

那盛開在田間的棉花，是飄落在故鄉的雲朵，每一朵都寫滿了母親的艱辛和幸福，也藏滿我快樂的童年和回憶，它早已沉淀成我生命裡最柔軟的一部分，雖然無聲，卻熱烈而深沉。

江南石板路

崔壽偉

煙雨中樓台朦朧，水村山郭裡酒旗被風托到了雲端，潑墨般淡雅似水的顏色勾勒出攜風的風景，多少年風吹著殘雲淡淡飄，多少年鶯啼著呼哨輕輕掠。水鄉總是那麼如詩如畫，即便身處喧囂，也離不了自古浸染的安逸。

小橋、流水、石板路，帶著水的氣息是江南最為醉人的韻味，然而如今，這些似乎只存在於記憶中的印象一點點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。不由自主地想要靜思，想要回憶，想要記起那份淵源流長的美麗。

還記得那古老的青石板路嗎？一小塊一小塊的拼拼接接，湊出了水鄉特有的細膩，上面有著薄薄的苔蘚，滿是勃勃生機的綠色柔軟了石塊堅硬的棱角——不，它的尖銳早已退去，滄桑裡歲月的風沙無情地腐蝕掉了它曾經張揚的靈魂。

彎彎石板路哟，是飽經了風霜的老人身上的累累傷痕，訴說著昔日歷經過的滄海桑田。

但它又是靜默著的，在暴雨中，在驕陽下，它以泥土為床，蘚草為被，沉沉地睡著。

腳下延伸的石板路好像是按下了暫停的電影，石板路上的風景日復一日似乎不曾改變。

但時光縫隙裡總能流淌出那些不知何時的前塵往事，有著煙柳般溫婉媚眼的二八女子撐著油紙傘慢慢前行，環佩叮當裡裙裾曳過被陽光曬暖的青石板，滿地紛繁的落花偶爾打著旋兒騰起優美的弧度，幾片殘紅悠然飄落進水光瀲灩的運河碧波，青石板靜靜地看著她走向未知的遠方。

那是無需言語的詩情畫意，即便只是心念流轉間不切實際的臆測隨想，卻也能在青石板的襯托中變得那樣順理成章。

青石板就是有這樣的魅力，那斑駁的外表下，藏著多少古老而真切的美麗。它早已被古運河上空祥和的微風撫平堅硬，沒有對歲月流逝的惆悵，只是淡然地看著日月一次次交替變更。

石板路不會記得有誰來過，又有誰去了，縱然它見證者歷史的變遷。

但我會記得，有這樣一條石板路，彎彎延伸在古老的運河畔，與清風一起，鐫刻朝夕過往。

飄落故鄉的雲朵

楊衛中

吃過晚飯，正準備休息，遠在新疆的同學老陳給我發來視頻短信，晃動的影像裡，大型采棉機正在一望無際的棉田裡采摘棉花。看著看著，竟無一點睡意，不覺想起小時候跟著母親摘棉花的往事。

記憶中，老家每年都種植大面積的棉花。

仲秋時節，正是棉花盛開的高峰期。每逢星期天，我就會跟著母親到地裡采摘棉花。站在田埂地頭，眼前的棉朵愜意舒展著，噴白吐絮，清新美麗，一朵牽著一朵，成片成片地綿延而去，宛如天上的白雲飄落下來，一團團停在枝頭，潔白如玉、輕盈婀娜，在秋陽的映照下散發著溫柔而純淨的光澤，風吹過時，整片棉田泛起細浪，棉桃

文藝副刊



費穆誕辰120周年：「小城」何以春未遠

中新社山西平遙10月5日電 「費穆的一生很短，但是他活得更長久。」

第十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日前在山西晉中平遙古城舉行。中國導演費穆於1948年執導的電影《小城之春》（4K修復版）在平遙電影宮「小城之春」廳舉行亞洲首映。費穆之子費明煦登台，談及父親，語短情長。

早在2017年的「平遙元年」，第一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組委會便將費穆視為影展的人文坐標，並在費穆家人授權下設立「費穆榮譽」，以獎掖華語電影新人。

近十年之後，這部78年前的作品經中國電影資料館4K修復，首次完整還原配樂、重制5.1聲道聲軌，「回到」了以它命名的影廳。這場跨越時空的「重逢」，是紀念費穆誕辰120周年的生動註腳。

1906年，費穆生於上海，原籍江蘇吳縣（今江蘇蘇州一帶），少年隨家遷居北平（今北京），就讀法文高等學堂，自學多門外語。1932年進入聯華影業公司，次年以導演處女作《城市之夜》一舉成名。

1936年，費穆執導的電影《天倫》被美國片商購得，在洛杉磯等地公映，成為第一部由美國片商主動購買，並在美國公開放映的中國電影。在世界電影尚以歐美為中心的年代，中國電影完成了一次難得的「出海」。

家國飄搖之際，費穆的攝影機始終與時代同頻。

1936年，他以寓言手法拍就《狼山喋血記》，被視為「國防電影」的重要作品。「孤島」時期，他借《孔夫子》明志。太平洋戰爭爆發、日偽控制上海電影業後，他拒絕合作，退出影壇轉向話劇舞台。

抗戰勝利後，1948年為其創作高峰。這一年，他與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合作，拍出中國第一部彩色影片《生死恨》；又用101天，拍出一部日後被奉為中國文人電影開山之作的《小城之春》。

《小城之春》全片僅五位演員，費穆以女主角周玉紋的旁白，講述一段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的舊情重逢。影片上映後反響冷淡，更有評論指其「忘了時代」。此後數十年，它近乎被塵封。

好在，時間給出了答案。

20世紀八九十年代，《小城之春》的價值被重新發現，引發影壇震蕩。九十年代，該片入選上海電影評論學會評選的「中國電影九十年十大名片」。2005年，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與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評選「中國電影誕生百年——最佳華語片一百部」，《小



9月25日晚，中國導演費穆執導的電影《小城之春》（4K修復版）在第十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進行亞洲首映。圖為費穆之子費明煦（中）在導演賈樟柯（右）的攙扶下登台。

城之春》以最高票位列榜首。英國《視與聽》雜誌評選的影史電影榜單中，該片亦入選。

在彼時的中國影壇，費穆的意義何在？

20世紀三四十年代，中國電影以社會寫實和救亡圖存為主軸。費穆則證明了：電影還可以是「詩」。長鏡頭、空鏡頭、旁白與留白——他把中國古典詩詞的含蓄、中國繪畫留白的意境，傳統戲曲的寫意，熔鑄為現代電影語言。

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周星稱《小城之春》為「中國電影藝術民族化的典範」；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等學者，將其視作中國電影「現代性」的起點。費穆早年所寫《略談「空氣」》一文，迄今仍是中國導演論中極

具原創性的篇章。

有論者指出，幾乎同一時期，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也在以靜觀鏡頭書寫家庭倫理。無論東方西方，電影美學都能在各自的傳統裡完成某種暗合。這正是文明互鑑的另一種形態：不模仿，各自深植傳統，而終能在高處相逢。

1951年1月，費穆病逝於香港，年僅45歲。香港影人舉行追悼會，作家司馬文森致悼詞，稱他為「愛國的電影人」。

站在費穆誕辰120周年的節點回望，費穆留給今天的寶藏，仍值得中國電影人收藏。

其一，是美學的定力。五個人、一座園、低成本，拍出百年影史佳作，靠的是對人的理解與表達的確信，如今年口碑不俗的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，不失為另一種東方情義的質樸化表達。

其二，是傳統的現代轉化。費穆證明，現代性不必從別處搬運，它可以從自家文脈裡生長出來。中國電影要以東方美學參與世界對話，《小城之春》便是最好的範本之一。

其三，是傳承的自覺。從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逐幀修復，到影展以「費穆榮譽」獎掖新人，經典從來不是博物館裡的標本，而需要一代代人重新「喚醒」。

正如影展大師班以「小城春未遠」為名，既是紀念，也是中國電影對自身來路的回望。亦如費明煦所言：一生很短，藝術很長。